☞散文

一碗清粥

陶方宣

刘心武回忆去世的苏州作家陆文夫时，有一个细节让人难忘：有一年秋天，刘心武和陆文夫坐车前往苏北采风，途中车堵在一处乡村路口，刚刚下过一场雨，路旁一片泥泞。陆文夫从容走下车，来到一个简易的粥棚，提了提裤脚，然后踩着泥泞在伤痕累累的农家大板凳上坐下来，他要了一碗清粥，慢慢悠悠地喝。喝了几口，冲不远处坐在车上的刘心武竖起大拇指微笑——那一幕让来自京都的刘心武难以忘怀。多年以后，刘心武著文说：在那一碗乡村农家清薄寡淡的米粥里，我看见了陆文夫淡泊的品性和清洁的风骨。

梦中亦多情 胡俊峰

我们小时候经常喝粥，只知道粥不太好喝，那时候米很金贵，不舍得吃干饭，就熬清粥，粥盛在粗瓷碗里，碗沿上横架一根萝卜干，端起碗走几步，碗中粥晃荡晃荡，就像“洪湖水浪打浪”。喝几口粥，咬一段萝卜干，喝得肚子胀得好大，老是要跑厕所——能端坐在一片泥泞中不慌不忙气定神闲地喝粥，这位先生肯定是道中高人，平心静气地端碗喝粥，就像坐在蒲团上合掌打坐一样，是一种精神境界，平淡、冲和、宁静、悠远。

沈宏非先生说，粥是穷人的主食，也是失败者的符号，穷人食粥为求生，富人食粥为养生。沈大胖子在人间烟火中浸淫日久，出语警醒，深得人生之味。可是对淡泊的传统文人来说，喝粥更多的却并非出于经济而在于精神——上海作家程乃姗是名门闺秀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定居香港，她也爱煲粥喝，常喝的是皮蛋瘦肉粥和排骨葱花粥，排骨要在砂锅中熬煮五小时，汤厚粥稠，端起来糯香扑鼻。一碗皮蛋瘦肉粥做起来特别费工夫，先要熬好骨头汤，汤和米要熬煮三四个小时，粥熬好了，再投入切碎的鸡蛋皮、皮蛋、青菜心、腰眉肉——这样的粥当然好喝，可程乃姗只是偶尔喝一次，如果连喝几餐，她会倒胃口。而一碗清粥她则百喝不厌，她认定最理想最有境界的饭食就是一碗清粥，配一碟豆腐乳或酸乳瓜，清、薄、寡、淡，是饮食中的妙品，是散文的至高境界，也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

一个人年轻时不会喝清粥，他只喜爱糖醋和麻辣，那时候他目光远大，以为他能心想事成战胜一切；一个人当红时不会喝清粥，他只喜爱红烧和煎炸，那时候他目空一切，以为他能主宰世界无所不能。一个人只有到了晚年，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生之后，他才会慢慢爱上这一碗清粥，一碗清粥让他品尝到人生的滋味。这有点像曹雪芹，出生于深宫豪门的曹雪芹一生吃过多少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呀，只有到了绳床瓦灶家破人亡、举家食粥酒水常赊时，他才写出了洞察人世名垂千古的力作《红楼梦》。

☞书林漫步

品读《西藏日记》

刘学林

“我靠在大卡车的栏杆上向湖面张望，心里蓦然闪过一个念头，多美的一池碧波啊！将来，我要用笔把它写出来，告诉我的朋友，告诉那些没有来过这里的人们，在广袤苍凉的西藏，在这海拔近5000米的高山顶上，有一个美丽无比的山顶平湖，有一池令人陶醉的碧波，美得让我恨不得化为湖中的一滴水珠，与她融为一体！”

1967年初冬，16岁的支边女青年李爱华在西藏山南地区羊卓雍湖畔，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辛劳作，收割完最后一把青稞返回江北驻地时，面对羊卓雍湖许下的一个心愿。这个心愿牢牢地铭刻在李爱华心头，时动时静，盘桓缠绕近40年。今天，李爱华终于然诺，出版了长篇纪实散文《西藏日记》。《西藏日记》约30万字，这对于工作繁忙的李爱华来说，真是不易，更难能可贵的是文章的字里行间不但充满了作者的真情、激情和才情，而且颇具让人心动的艺术感染力，实在是值得一读。

1966年，一个特殊的年代，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代。当时年仅15岁的李爱华不顾父母的劝阻，响应党的“到边疆去，到农村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号召，毅然和200多名花季青年一起，离开家乡，离开城市，奔赴遥远而又神秘的西藏。一群英姿勃发的青年男女，裹着棉大衣，背靠背肩并肩坐在卡车里，卡车行驶在风雪严寒、氧气短缺、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，他们胸中怀着何种的大志，燃烧着怎样的激情？独特的年代，独特的年华，独特的行为，独特的地区和环境，必然构成独特的人生经历、感情和感受，《西藏日记》也就必然会有它独特的魅力。

进藏之初，李爱华和她的同伴们被分配到西藏军区山南农场，住在桑伊寺庙群一座喇嘛寺中。房间里，到处是古老的壁画，木屏上有极其精美的艺术雕刻，内容有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事件、人物传记、风土人情、美丽传说等，涉及社会历史变革、宗教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，记录了西藏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。由于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，历史文物俯拾皆是。由于不懂历史文物的珍贵，支青们用扔在寺院中的经卷铺在地板上当草垫子，把成捆的经卷当凳子，一人一把千年的古刀上山砍柴……跟随李爱华回忆当年情景，不由和李爱华一起为祖国历史文化瑰宝的损毁、轶失感到深深的心痛和惋惜。

从山南到藏北，从支边青年到基层干部，从15岁花季少女到30岁而立之年，李爱华把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西藏。让人感佩的是，无论道路多么坎坷，无论高原缺氧风雪严寒条件多么艰苦，或者是劳累得腰酸背疼以致麻木，李爱华始终充满着生活激情，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乐观的人生态度，甚至对社会对人民的感恩思想。

在《雪山落瑶池》中，作者写到：“湖水泛着寒冷的清波，湖畔的风刀割般地刮在脸上，一上午在地里劳动，大家滴水未进，这会儿饥渴难耐。午饭没有送来，连长就不吹收工的哨子，支青们只好咬着牙继续割青稞。每个人的眼睛却不时地望着来送饭的那条土路，耳朵听着，盼着连长的哨音，太劳累了，大家都希望能休息片刻。在湖边秋收已经两个月了，支青们已不知道什么叫腰酸腿疼了，每天只是麻木地、机械地举起镰刀。”这是多么难以承受的劳动强度呀！然而在文章后边，作者却又写到了秋收结束时在湖边举行的篝火晚会：“篝火晚会高潮迭起，歌声、舞步把两个民族交融在一起，支青们享受劳动之后的欢乐，藏胞们庆贺收获后的喜悦，大家手拉手、肩并肩，用歌声、用舞姿抒发人们对美好明天的向往。”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境界呀！

顺便说一句，这么短的文字是“品”不出个中滋味的，名难副实了。

山家 买鸿钧

☞艺苑撷英

古诗里的“数字情结”

马承钧

掀开我国的诗词宝库，华彩乐章总与数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！从“四时更变化，岁暮一何速”、“星临万户动，月傍九霄多”到“爆竹一声除旧，桃符万户更新”、“岭树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回肠”；从“八方各异气，千里殊风雨”、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到“有时三点两点雨，到处十枝五枝花”、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”再到“水通南国三千里，气压江城十四洲”、“新松恨不高千尺，恶竹应须斩万根”……数字像一颗颗美不胜收的音符，既使诗句别具韵味，又大大强化了其内涵与主题思想。

我非常喜欢杜甫那首著名的《绝句》：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这里的“两个”、“一行”、“千秋”、“万里”，时而微观时而宏观、时而细腻时而豪迈，数字之媚由此可见！再读李白的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、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、“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馐值万钱”等传世佳句，正是这“三千尺”、“万重山”等数字平添了诗仙李白的浪漫主义色彩与气势；也难忘其他名家笔下的“一夜梦游千里月，五更霜落万家钟”、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”、“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”、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……

南阳卧龙岗有一佳联，记得上联是“牧二州、排八阵、六出七擒，五丈原前、点四十九盏明灯、一心只为酬三顾”，10个数字交错排列，将诸葛亮出生入死鞠躬尽瘁的赤胆忠心凸显得淋漓尽致，读来能不荡气回肠感慨万千！保存完好的河南内乡县衙门前镌有一联，曰“治菊潭，一柱擎天头势重；爱郦民，十年踏地脚跟牢”(内乡古称菊潭、郦邑)，一位清正廉洁、勤政爱民的古代县官的胸襟抱负呼之欲出，不由人扼腕反思击节长叹！承德避暑山庄万松岭行宫有副名联，系为乾隆皇帝八十华诞所作，联曰：“八十君王处处十八公道旁介寿，九重天子年年重九节塞上称觞”，此联由清代两位大学者彭元瑞和纪晓岚联袂撰写，虽是奉承贺寿的应景之作，却不落俗套。妙在切人(乾隆)、切地(万松岭)、切时(重阳节)，工整对仗寓意深厚，堪称联中极品。不可否认，几个数字的妙用在联中起到事半功倍画龙点睛的效果。

☞新书架

《中国传统戏衣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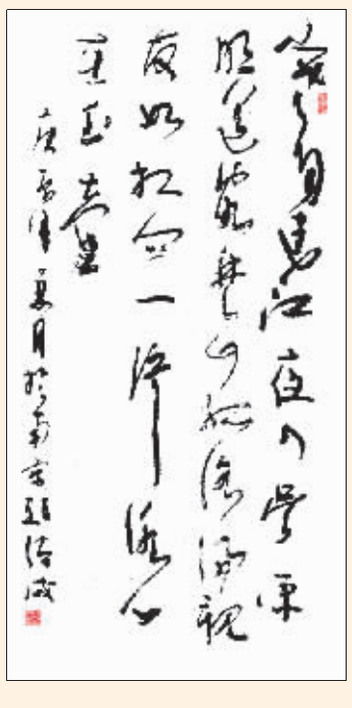
传英

电影《霸王别姬》中，五彩斑斓的戏衣如蝴蝶般，随着程蝶衣的举手投足若即若离，如影随形，让众生为之倾倒。那些戏衣，用美轮美奂、瑰丽缤纷来形容丝毫不为过。

传统戏衣名目很多，但从基本样式来看，重要的有20种左右，戏衣有着极细的分类，如蟒、帔、褶子、硬靠、宫衣、云台衣、战衣战裙……不仅如此，单单是女旦的一个头面，也有着玲珑闪烁的名字：银泡子、鬓簪、鬓幅、六角、大顶花、边凤、鱼翅、凤挑，等等，暗含了女主人公曲折神秘的命运；戏衣的色彩分上五色、下五色。上五色为黄、红、绿、白、黑，又称正色；下五色为紫、蓝、粉红、湖色、古铜或香色，又称副色；在质料上，早期多用呢、布，后来主要采用缎、绸、绉等丝织品；戏衣的纹饰多种多样，刺绣精美；现在的衣箱大体上是明末奠定的基础，清代的戏曲演员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和加工。

纯手工制作的戏衣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精髓，只是如今很少有人对此了解或者说是研究。这本《中国传统戏衣》详细介绍了戏衣的历史由来、制作方法和分类及其风格，以及如何对传统戏衣进行鉴赏。作者李荣森先生为苏州戏衣制作世家传人，陈申先生则长期从事戏衣的收藏和理论研究，被称为“圈外专家”。在他们的带领下，读者可以与传统戏衣来一次零距离接触，聆听这些传统工艺背后的神奇故事。

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

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 赵绪成

☞郑州地理

郑州曾是水乡泽国(二)

李济通

除河渠外，古代郑州地区湖泽也多。仅市区的小型塘、池，即有州后的浮波池(当年郑州著名的游乐胜地)，文庙北邻的硝滩池，北大街的北大坑，衙门前的黄殿坑，西街南侧的柳叶坑等。尽管它们面积不大，却常年有水。其中北大坑夏秋雨季，水面漫至东大街，深数尺，与硝滩接连，非舟筏而不能出行。而当年郑州城郊的湖泽，不但多，且颇有特色。如东湖(今管城区城东乡一带)、梁湖(今经济开发区东部)等，湖面积多在百亩以上。最为有名的，当属州西的荥泽与州东的圃田泽了。

荥泽，古称荥波。《尚书·禹贡》中的“荥陂既潴”，指的就是荥泽。《荥阳市志》也有“济水(北济水)自温县潜行入河，南溢为荥(南济水)，聚集成泽，古称荥泽”的记载。说明它因济水滞留而成。荥泽西起荥阳以东20里的垂陇城，东至郑州附近的五龙口，南北长十八里，东西宽七八里，因与汴河相通，是北渡黄河，东通开封的咽喉。西汉以后，因泥沙沉淀，水位变浅，逐渐萎缩，至民国时期，仅存一不足十亩的小池。昔日偌大的荥泽，从此在郑消失。

圃田泽，一作甫田，春秋称原圃，战国又名囿中。又因芦蒲丛生，亦名萑苻泽。史书对它多有记载。《周礼·职方》：“河南曰豫州，其泽薮曰圃田”。《尔雅·释地》：“郑有圃田”，指的都是圃田泽。《诗经·小雅》中，涉及圃田的诗，多在十首以上。可见圃田在古代的地位之高和影响之大。

民国五年《郑县志》记载，圃田泽“在州东三十里铺，水草丛聚，潮河流至此曰龙须河。东西五十里，南北二十六里，西限长城，东极官渡，高者可耕，注者成汇，今为泽者八，若‘东泽’、‘西泽’之类，为陂者三十有六，若‘大灰’‘小灰’之类，其实一圃田泽耳”。此为清末民初的情况，而在此以前，圃田泽规模更大。宋代以前，因接河(黄河)、连沟(鸿沟)，又汲纳诸多小河之水，所以水域广阔，乃郑州湖泽之最，有九沟、九泽、二十四浦、二池、三涸之说。奇怪的是，它的湖水流向，四季有别。夏秋北流入渠(即北流入汴渠、黄河)，冬春则南注入泽(即汴渠之水又回流)。就是说，夏季，湖水向北流动，旱季湖水向南流动。正因为如此，它对流经郑州地区的水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调节作用。当年，圃田泽的绿波曾为郑州增添不少灵气。只是宋代以后，由于黄河泛滥，泥沙沉积，湖面锐减，至清代，仅剩几个湖泊，昔日名垂史册的圃田泽，从此“名”存实亡，风光不再。

学校刘老师直言不讳地告诉我，给果敢政府的揭发信，就是他写的，郭兴被害，绝不是因为吸毒。说着，他从床底下拉出一个衣箱，从一堆旧衣服底下，抽出一支手枪，把枪递给我说：“这就是郭兴留下的！”在轻武器方面，我堪称专家。一眼便看出，这是缅甸产的大口径手枪.

刘通老师继续说：一天夜晚，郭兴去后院小解，在暗中看到虎山移开石质猪槽，揭开猪槽下的石板，俯身取出一个方盒，将猪槽、石板恢复原样，匆匆离去。郭兴紧接着走过去，从猪槽下面的地穴中，伸手摸出这把手枪，待要搜寻其他财物时，却听到开门声，慌忙将石板、猪槽放好，藏身暗处。他看着虎山将一个长方形盒子放回地洞，转身回屋。郭兴便越过短篱，跑到学校，将枪交我保管。临走郭兴表示，他要找机会，仔细检查地洞，看里面有些什么值钱物。从此，再也没有见到他，郭兴被害的消息很快就从镇上传开来。刘通老师激动地说：“我敢断定，这就是郭兴被杀的原因！”

次日，我让麻勒干加派士兵，随我去虎山家中搜查，因为虎山父女不在家，那里已有4名兵丁看守。不必拐弯抹角，直奔后院猪槽。邻人正给虎山家的猪喂食，见我们闯入，惊恐地躲在一边。我指挥士兵从洞中清出所有物品：计有旧式电台一部，缅文印刷的文件多份，军官证一个，上面的虎山佩中校军衔，威风凛凛，神气十足。有了这些物证，一切便不言而喻。

回到营房，我便通知营长麻勒干，派出车辆和士兵，押送虎山父女，随我一道回果敢。令我震惊的是麻勒干涨得满脸通红，羞羞答答地说：“虎山父女逃跑了，搜遍‘洗脚盆’也没发现他们的踪影。”他局促不安的表情，就等于承认是他放走了虎山父女。我不想为了别人之事，与麻勒干把关系搞僵，便安慰他说：“跑就跑了，不必当回事，回去后我会向杨司令解释清楚，对你不会造成影响。不过，在这种地方还是小心谨慎为上，不能掉以轻心。”然后，我带上小黑，开车回果敢。

一天，在杨总司令的控制区勐古哨卡，发现有一位老翁和一位少妇押送驮马过境，驮马上一边一只沉重的箱子，哨兵刚要上前问话，老翁伸手拿出一大沓厚厚的人民币，足有两三千元之多，用恳求的目光，示意哨兵放行。军官严令士兵卸下箱子进行检查。开箱看时，一只箱子内全是银元和金条，另一只箱子内竟是一个被绳索捆绑蜷成一团的人，抽出口中塞着的毛巾，他自称是“王母娘娘洗脚盆”驻军营长麻勒干。

荷枪实弹的果敢兵，将老翁、少妇、麻勒干营长，当然还有减少过半的那箱金银，押送杨总司令面前。很显然，老翁就是虎山，他用流利的汉语，态度从容地对司令说：“我是侦探部（相当于国家安全部）中校，奉命将一再杀害政府官员的麻勒干押送内地服刑。”

杨总司令不理他的述说，派人请来政府联络官。杨总司令义正词严地说，是政府方面违反协议，在果敢所属地盘从事秘密活动。然后将虎山父女交联络官领走，将麻勒干营长和半箱金银留下。在他们离去之前，我提请杨总司令问清河南人郭兴的下落。虎山说，因为他盗窃武器，发现有关机密，已交由政府部门处理。

精疲力竭、疲软无力的麻勒干提出要到我的住处休息，进屋后我问他：“你听说过‘放虎归山，终受其害’这句话吗？”

他苦笑着说：“就是我！差一点被虎山父女吃掉。”

我说，要牢记这次教训，他点头认可，随即昏昏入睡，直到第二天上午才醒。午饭后，我问麻勒干今后的打算，是不是还要回“洗脚盆”，他说，不再回去，在那里已经很不安全，会有人继续打他的主意。然后，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：来果敢后，有一次司令派他去坤沙地盘何蒙镇办事，见到了“文革”前在他家居住的何进大夫。何进此时已是坤沙驾下上校参谋。他听说是因为他自己牵连麻勒干一家遭此劫难，愧悔莫及、感慨万千。他把麻勒干视为亲人，爱护备至。几天后何进提出将自己的独生女嫁给麻勒干为妻。两人相处一段时间，彼此倾心，难舍难分。麻勒干说，最近要去何蒙成婚，并留在那里。

我好奇地问：“当年，何进为什么要到景颇山？”

他说：“台湾承受不了联合国的压力，要将台军撤回台湾。何进不愿离开大陆，便到景颇山躲避一时。离开景颇山后，经张书泉引见，投奔了坤沙。”

我也正打算逐步向东发展，在那里有个熟人，会提供许多方便，我完全赞同他的选择。数日后，麻勒干借口回景颇山，毅然离去。临行为防司令多心，竟未与我话别。

6

连 载

有人从香港带来一种药，我服后略见好些，等回去托人带来给你。除此之外，你饮食要小心，切忌饮酒吃辣椒。”随后交给我港币三万元，并说：“幼邻快要结婚了，汇些钱给他，一半你就留着吧，我马上就要回重庆了，这次十天假也是好不容易得来的。”说话间外面一迭声催促，他即匆匆而去。我看着桌上一沓钞票，禁不住泪流满面。他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啊！

第五章 胜利之后

返回家园

好不容易才盼到抗战胜利。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传来，人人欣喜若狂，奔走相告。

所有疏散到凌云来的人都在大街上奔忙起来，只有我，虽则欢喜，却不知给谁寄信、拍电报。丈夫此时不知身在何处，儿子又远隔重洋，侄儿外甥杳无音讯……还是六五说：“写个信回村头给大哥吧，就说你快要回去。”这时，我才兴冲冲地去找黄太，商量写信。黄太正好来到门外，说：“黄秘书已经拍电报给李长官啦，电文是：‘大夫人平安无事，准备返乡’。”

大家便天天打听动身日期。

这日子终于到来了。我由黄秘书及他太太陪同返桂。一路上备受山路颠簸之苦。虽说重返家园，天大之喜，但入城后只见一片废墟，大街小巷瓦砾满地，路人疏落，胜利的欢乐顿时被淹没了大半。感到战后的惨状，也不比战时差得多少。再看那十字街的房屋，有大半都被日敌烧的烧，炸的炸，完好的建筑已难见到。何况又是瘟疫过后，一片荒凉！

桂花街那幢美丽的小楼房，被日寇撤退时一把火烧了，但所有砖墙因建筑上乘，故未倒塌，要重行修复此屋，也不太难，但一年半载是修不起来的。而义学巷的屋子亦已毁了。义井头的老屋更破败零落，以至于我在桂林无一住处。遂与家球、起潜合计一下，大家认为干脆把义学巷建为旅馆，以便日后有所收入，亦是开源节流之计。于是由起潜着手规划建造此屋，将以前我住的后进仍建为适用于旅客住的二层楼，前面三进则一律以木板建成五十余间客房。竣工后由起潜经营，名为“建新旅馆”。听说1952年，起潜到广西化工研究所工作，才把旅馆移交给政府代管。此旅馆至今仍在营业。

到上海

在义井头住了一年多，桂花街房子还未落成，接到幼邻来信说：父亲写信给他，要他此时带珍妮和孙女回国团聚。我得到这个消息，便再也无心去看新屋施工了。那时德邻任北平行辕主任，表弟黄敬修任行辕军法处长，他女儿琼英、儿子杏生要去北平，我们正好同行，由外甥起潜伴送。时幼邻家小尚未起程，只是我急着母子团圆，早一个多星期便来到上海住下。

到上海时，有德邻的故友杨先生的儿子杨春曦夫妇同来迎接。德邻事先已说好，借住他家一幢花园小洋房。此屋位于海格路，那里大多数是有钱人家的别墅，因而环境幽雅，绿树成荫，空气清新。幼邻虽未回到，有琼英姐弟陪伴，亦不寂寞。

儿媳回来，需要较好的摆设，因此，每天除了去观光十里洋场的上海，还花许多时间去商店买东西，还觉得不齐全。

正当我盘算不定，德邻看我来了。

一天晚上，大约七八点钟，德邻一个人驱车到海格路，正好春曦妻子秀春看见，陪他进来。秀春沏了一杯龙井，递上香烟，笑嘻嘻说：“干爹好久不见大妈妈了，怎不早来呢？来了大家吃饭热闹，我这就去热桂圆给你们吃，二老好好说话吧。”

德邻听我叙说路上事情，看我摆了一屋子东西，得知都是为幼邻他们回来准备的，忙说：“快别操这份心，他们带的东西多着呢，连雪柜都运了回来，还说汽车也运回来呢，不信上海连福特车都没有。”

还谈了一下德洁，德邻说：“德洁也越来越不像话了嘛，她自己来回桂林，跑来跑去的我都不管。办学校是好事，可是我要到哪里，她倒要管七管八，真岂有此理。”

我一向秉承闺教，无违夫子，在丈夫面前，我不违拗半句，对丈夫的事情，也从不过问。德洁是新女性，样样讲平等，当然要想管丈夫了。但是管得太宽了，肯定也会有反感。无怪乎后来我们到北平，听春曦说，德洁半夜11点打电话给他父亲，请他帮忙劝德邻回家，说是德邻生气，一人跑到中南海怀仁堂去了，德洁打电话请他回来。德邻在电话中斥怪了德洁一顿，结果，是春曦父亲去怀仁堂婉言相劝，才气冲冲回到南长街官邸。

14

地址：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：450006 电话：社办公室 67655999 67655545 广告中心 67655632 67655217 发行中心 67655561 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 67655623 零售 1.00元